

/若有所思/

## 我们的彭先生

□董灵超

每隔一段时间,彭sir(先生)就会被我们热议一番。

我们都奔知天命之年了,一聊到彭sir,就好像又回到了那段青葱岁月。

大学二年级春节假期结束返校,我照旧在火车站被列车员托起,从车窗塞进闷罐子一样的普快列车。那列火车从南宁发往西安,途经漯河时停留三分钟。当时人的脑子和信息都不太灵光,火车很慢,车厢里的人很满——列车通道和厕所里挤满了出行者,车站更是滞留着大批务工者。我为了不去洗手间,一路上不吃不喝,下了火车回到宿舍,觉得自己浑身散发着一股不合时宜的烟尘味儿。我困极了,托室友向老师请假,想补个觉。我刚睡下,室友马惠中来了,她轻轻地把我摇醒:“灵超,彭sir叫你去上课呢!”

我有点儿不情愿地随惠中来到了教室。

下课后,彭sir走过来,问我:“董灵超,我叫你来上课,你有意见吗?”我说:“老师是为我好,才严格要求的。”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肩。

彭sir年轻、瘦削,长相算不上英俊,但很有派头:有一种处世认真又很洒脱的帅气,这种由内向外散发的帅透着不怒自威的震慑力。

每个学期评教,我们都会给他打满分。他教我们英语,但他自己很少讲读,一直是“激”我们发言:或诱导,或鼓励,或要求。慑于他的威严,我们无不从命。

我当时英语发音带着很浓的乡音,同学们都听得忍俊不禁、窃窃发笑。彭sir从来不笑,他只是很专注地看着我,很认真地听,不时巧妙地重复我的表述:我听得他是在用一种非常含蓄的方式纠正我。许多年后,我彻底改掉了乡音,总会想起讲台上那张认真倾听的面孔,对他满怀敬意和感激。

彭sir也不总是很严厉:

那时候我们都容易饿,到了第四节课就想冲向饭堂。学校规定不能提前下课。有一次,离下课只剩五分钟了,饥肠辘辘的我们殷切地望着彭sir……他似乎秒懂了我们的眼神,冲少峰说:“你去楼门口看下,宣传橱窗那里要是没有校领导,咱们就下课。”得到赦令后,我们鱼贯而出。

和老师做这样可爱的小事情真是愉快呀。今天想起来,我还忍不住会心一笑。

彭sir很喜欢点张咏春唱歌,张咏春很大方,总喜欢唱那首“菊花插满头”的《校园民谣》,她年轻富有活力的歌声传出1105教室,在畅志园里飘呀飘……

在彭sir宽严相济的教导下,我们的英语水平都有了不小的提高:他在我们学习生涯中那种春风化雨的带动力,很多年后我依然觉得可圈可点。

大学毕业后,我偶然得知他离开西安去了上海,但受当时通信水平的限制,我没能听到更多他的消息。这些年,随着信息的发达,隔段时间,彭sir参加学术活动或获奖的信息,就会被消息灵通的同学捕捉到,发到我们班的微信群里,大家一起欣赏并回味他此时与彼时的魅力。

彭sir从来没有在课堂上讲过他自己的故事,甚至没有特别展示过他的学识功底和英语水平。相反,他一直在激励和带动着我们去寻找和表达自我。

他在我们心中是谜一般的存在。

我们怕他、敬他、爱他。

能遇到这样的老师,我深感幸运。

/我爱我家/

## 装聋作哑的邓月英

□李作媛

邓月英是我妈,她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,现在她的儿女们都长大了,她又有了两个女婿一个儿媳,一家人出门去吃席,可以大张旗鼓占据一张桌子,这在农村是非常有面子的事情。

问题跟着也来了,一大家子在一起,乒乒乓乓,总有牙齿碰嘴唇的时候。这不,今年7月底,我和先生就爆发了一场“激烈的战争”。吵架时,我正在回娘家的路上,他在公司加班。

到了家,吵架正好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,于是见到邓月英的第一眼,我就交代她说:“妈,你看一下孩子,我有点事儿。”然后专心用手机与先生对战。一个理科生跟文科生吵,文采上就略显吃力;何况我又是数学特别好的文科生,逻辑非常清晰。我俩用微信吵架,他简直就是战斗渣,占不到半点便宜。

一气之下,先生跟我放了狠话:“你就这样跟我吵有什么意思,有本事让两个妈也都参与一下!”换作之前的小吵,我可不敢惊动二位老人。这一次鬼使神差地,话赶话到了这个份上,我也就不管了,拉了一个小群,把两个妈都请了进来。

我婆婆惊呆了,我们结婚七八年,我虽然不是那种小家碧玉型的媳妇,但是讲话从来都客客气气,尽显文明人的素质。她以为文明人不吵架呢,谁知道文明人一吵架就要带着妈一起吵。于是婆婆给我打电话说和,然后又打电话骂我先生,跟着着急上火。

这边邓月英也收到了信息,她先是困惑地打开看了一眼,然后又看了我一眼。我心虚地把头转向了窗外。

邓月英放下手机,专心拿好吃的给我的儿子和女儿吃,笑得比外头的太阳还热情。微信的提示音还在继续,先生没有讨饶,我也没法撤退,群里的争吵依旧激

烈。邓月英就像耳朵聋了眼睛瞎了一样,把手机往桌子上一放,就带着俩孩子去外头玩儿了。俩孩子欢天喜地地跟着外婆走,我俩的战斗也差不多到了尾声。

傍晚,先生打来电话求饶。其实夫妻之间哪有什么深仇大恨,又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,他一认错,我当然见好就收,等挂了电话,先生在微信里叹了一口气道:“你真好命,妈都骂我不骂你。”

那是当然的啦,聪明的婆婆当然是骂儿子不骂儿媳,但是我家邓月英是一定会骂我的呀,我心里想。

我在家里待了三天,邓月英只字不提,一直到先生表态要趁周末过来负荆请罪,邓月英还是悄无声息。先生到了之后,第一件事就是冲到邓月英跟前,诚恳地说:“妈,你骂得对,我错了,我以后再也不吵架了。”

我奇怪了,不都说丈母娘疼女婿吗,怎么这丈母娘先骂女婿,不骂女儿?到了晚上,这个“老狐狸”轻描淡写地对我说:“知道你俩吵架,我转身就用潇潇的电话手表打电话骂了他一顿。”

我说:“婆婆骂了儿子,你应该骂女儿才对呀。”

“老狐狸”嘴角一扬:“那也得看人下菜呀。你脾气臭,吴杰不一样,他性子软,而且他比你更看重家庭。我冲他一骂,他就知道退让,他一退,你们俩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。我骂你,你估计要离家出走。打蛇打七寸,你俩的七寸是吴杰。”

“老狐狸”又说:“这些年,我拿吴杰当儿子,他也知道骂他是为了他好,这孩子懂得思考,不像你,没良心得很。”

我服了邓月英了,关键是我俩的性格还真真是那样,她一点也没说错。这个老妈呀,慧眼如炬,这不,趁着我心情好,她又结结实实教训了我一顿。

这碗水端得,平得很!

